

中國合作事業協會「合作界」抽印本

合作文藝徵文之一

三幕合作教育劇

白鶴林

吳曲范作





白鶴林

——三幕合作教育劇——

吳曲苑作



(南)

中國合作團因成立於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先後公演四次，第一、二次公演均為普通劇本，第三次亦僅能演出「合作團」，以優劣合作團不為繼，隨中國合作團事變而「合作界」，曾公開徵求其劇本，雖經每報之能劇會上投票選舉，深為合作團中之儲蓄，吳非易易，其意則極之合作團本，揭於宣佈合作者，其之合作思想，實於其作思想者，其以缺乏經濟效，而不能上流，然後演進南名，途個人與非者，其團來論，彼因保存此團，加以新看農業經濟，並致力於合作運動少年，公除常參加劇團工作，經檢選出，乃勉與參加合作團，並請編寫「合作劇」，應按本劇合作文獻，其風收提，遂允與老會通得開氏所著之一「椿風」改為合作劇，名「白鶴林」，並於合作大會堂落成時，由合作團公演，演出後頗得合作界人士之好評，此劇第一、二幕之場回及內容與椿風大同小異，而第三幕則視係吳君所作，全劇中心為開辦合作教育，意識正確，雖非創作，但尚有推行之價值，希全國合作及運動團體演出，以廣合作宣傳，並謝吳君及合作界戲劇界人士，能贊助創作新合作劇本，俾能繼續上演，合作運動之宣傳，實利無窮。

鄭厚博識三十三年三月十六日于合作大會

本事

第一幕

合作導師白鶴林，在邊郊從事合作教育工作，十餘年不惰，兩袖清風，只落得白髮斑斑，現猶在郊某中學隨班授合作，妾故，遺子一，名武俊，亦就讀於該中學，有姪女名玉慧，賢淑沉靜，其父出外未歸，使師教養成人，中庭鼎沸，即隨師返理家務。

某日師與學生馬道路至，授以合作知識，路因家貧母病，無心向學，師勉其繼續攻讀，並慨然解囊相助，路感受而去，玉慧至，限以為不潔，并勸

父以子女前途為重，稍存執著，俾武俊深造，師以武俊個性以習軍事為宜，時武俊來報學潮起，乃眾生不滿師平日嚴訓過度之故，武俊為打抱不平而致開除，師深為憐憫，適有土府主吳榮大者，與師有世交，願以女小英送武俊，并勸改業，放棄合作事業，俾能多獲收入，供武俊升大學，師始之，小英者亦師之弟子，頗愛武俊，但性浮躁，且與武俊貧富懸殊，故師以為二人無法成姻，師以為合作教育為終身事業，并出售其房產以補其志，玉慧雖居，諒止而未果。

第二幕

馬道路出後，小英復來，求玉慧勸師改業，願以原銀退還，并以所傳之款供武俊升學，蓋實主即其父也，玉慧果再勸師，師弗諾，吳來招聘亦無效

MG
I 234
256

時師之國籍甚多，漢似不地，而師表欲使僑之與僑手足之痛，是以皆
願之相助，建文爲王德生父，欲借財去，王德以不認僑師而拒，建文德氣
勿去，師爲實流其初志許，決遷往合作社，擬爲合作教育。

第三幕

三年半後的一個夏日傍午，氣候悶人，暴風雨驟將降臨，是日適爲國際
合作節，與白老師五十三壽辰。

自白老師遷居合作社後，三年半來，備嘗艱苦，雖時告斷炊，但仍從事
合作教育工作勿輟，因無力創辦學校，乃與舊日門生馬德路舉辦合作訓練班
，訓練附近其家子弟，時武家已考入中央軍官學校，玉琴仍隨其親理家務師
以寒年舊日足，且德路工作勤勉，頗有將謀計略之意。適德路至，來祝師壽
，德路請詞借米而去。德路告師合訓班經費困難，已類無法維持之狀，一籌
莫展，正躊躇間，琴借米無着，空手而返，時窗外風雨大作，一室凄然，陳
德路誠，道謝歸，聞師壽辰，特冒雨前來祝賀，并傾囊相助，乃告辭去。
陳雲新，乃師舊日門生，現任合作界學務，此行乃親察各縣合作事業也。
師中七安，深以苦心從事合作教育之效異爲快也。

時已閉城，但對武家愛慕之心未減，特在室私取認鴨兩頭，向師祝
壽，并琴心探詢武家近況，師致女自愛。吳榮大福至，深愛女，并不許與白
家婚。自師出賃房居後，吳榮師貧窮，已無跡白家矣。唯小英殊倔強，
不從父言，正爭鬪間，建文忽又返，其意謂若蘭之貌，不亞當年，深自悔復
，師仍不贊弟，尤爲留家，徐圖機會，但從此家境更形艱難矣。榮大極師益
甚，其女忽勿而去。

師以從事合作教育之堅毅精神，漸傳於社會，時省局正擬設合作學校
，愛師才乃允聘師爲校長，師以責任重大，未敢即行允諾。且選師德路與
王德路赴任，則合作訓練班無以爲繼，致致心血盡付東流。嗣經路致度致
假，并願留鄉以繼師之振業，乃決赴任，并以玉琴許路。路窗外風雨已止，
合作進行由正掃蕩原野，師發笑，默祝「合作事業」前途有燎原之望展。

在合作教育中，建文生居其父位，玉琴親其母位，而德路則爲其師位，其關係之密切，實非他處可比。

人物

- 一、白鶴林——合作導師，熱誠，剛毅，在滬郊其中學授合作十餘年，幼
較，雖備嘗困苦，仍仍願終身獻身合作教育工作五十歲。
- 二、馬德路——白之學生，性純樸，追隨老師從事合作事業，年二十三歲。
- 三、白玉琴——白之姪女，福體多愁，父出外營商未歸，依伯父致養，居
人，中學畢業後，即隨師理家務。年二十二歲。
- 四、白武裝——白子，資質鈍而甚愚勇，先在白執教之學校攻讀，後改
習軍事。年二十歲。
- 五、吳小英——白之近鄰，亦係白之學生，天資活潑，惟性浮躁，頗
愛武技。年廿一歲。
- 六、吳榮大——小英之父，昏庸無知，與白爲世交，小販出身，現成舉
發戶，視錢若命，屢勸白棄合作而改從商業未果。後受白之感化而
漸信仰合作。年四十五歲。
- 七、建文——白之弟，營商失敗數次，後亦受白之教化而願身合作，
年四十六歲。
- 八、學生甲——即陳雲新。爲白之高材生。年二十餘。
- 九、學生乙——亦白之學生，年二十餘。

地點

滬 郊

時間

第一幕——民國二十年左右，初春。
第二幕——第一幕數日後。

第三幕——三年後的一個國際合作節

第一幕

登場人物：白鶴林，馬德路，白玉蓉，吳小痰，吳舜大，白武談，學生甲乙。

白 白鶴林的飯堂

（備左有一西式單扇門，左壁前有茶几一，桌椅二。壁上懸白畫一張。一。舞台正中懸合作標誌及合作旗各一，「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對聯一。櫃下置條案，案上置花瓶一，內插梅花。

右壁側有門，懸藍布簾，簾內壁，右壁有壁燈，內置書甚多，榻前有書桌一。書桌上，案上置書，文具及學生試卷等。

馬 初春，初春，白鶴林站於台中，仰吟合作旗與合作標誌，沉思有頃，乃就書桌前，坐，稍待，馬德路上。

路 老師（立左門內，似畏師而不放熱前）

白 德路，冷不冷？快過來！

路 （不動將帽取下）不冷！叫我來幹嗎？

白 你過來呀！

路 （移往茶几前，將帽置几上，未語）

白 （檢出路的合作月考卷）過來看（見路未動）怎麼不過來呢？過來，我好細細的講給你聽呀！

路 （勉強的走近將桌前）

白 你看，你這一次的試卷字寫得那麼潦草！年輕的人，第一要養成寫事細心的習慣不可以那麼潦草草率！

路 （不耐煩的點頭）

白 還有你看你的答案你對合作的意義似乎還不能充分體會。我在教這裏同你們講過好幾遍，合作的真諦是連鎖是人的結合而不是資本的結合怎麼

你連這一點都不知道！你不懂，可以問我呀！

路 懶不耐煩的（我，我沒工夫！

白 （起）德路，這是什麼話呢？你怎麼啦！

路 （離開）我……我……

白 怎麼樣？說呀！

路 我……老師，我家沒有事，你放我走，行不行？

白 （有些傷心）聖聖走，難道你不願意隨我……好，你走吧。

路 （取帽走。）

白 （忽抬頭見合作標誌與合作旗）慢慢，我還有幾句話一定要同你講一講

路 （扯回德路）

白 （勉強的隨白回來）

路 你知道這合作旗的意義麼？

白 （搖頭不耐煩）

路 （指合作旗）這一面旗有紅橙黃綠青藍紫七種顏色是代表天上虹的顏色

白 既是暴風雨後光明的象徵也就是說新的合作經濟制度在不久的將來一定

路 實現，你懂麼？

白 （略點頭）我懂，我懂，老師，我要……

路 （指合作標誌）還有，這下面的一個是我們中國的合作標誌，三條紅線

白 表示三民主義，中間的「國」字代表「衆」字是太

路 照到了全人類的意思……

白 （緊接）老師，我……我要走了。你放我走，行不行？

路 你又耍弄，難道說我講的話……

白 不是，不是，老師，我……我……

路 你大概心裏有什麼委屈吧？告訴我，我會給你想辦法。好，你坐下說。（指茶几傍條椅）

白 （搖頭）我不坐。

路 嘿，我說你的字寫得太潦草，考試考得不好，你不滿意了？我發誓不出，偏的是教你學好呀，一個做先生的，這能已結學生麼？你本來說的不好，我還是硬說你好，不是誤人子弟麼？你想相看！

路 我的心真難過！

白 你什麼心難過告訴我，我知道你的父親在世上家中相當困難，那是一個年輕的人還怕困難？你坐下，讓我好。

路 我不坐！

白 沒有關係，你坐好了。在老年間，老師的地位遠不你和父母一樣高，不過今天，師生的關係雖然從前不大，但極可尊敬，我常與好朋友講話，我在那，就求你做；你有事，也應當求我做，不要看我比你小，幾歲，就放過你，好坐坐下慢慢的說（扯著坐下向右叫玉蓮）玉蓮！快來呀

路 （向路）說你的！

白 向路，你這話，似曾聽過，去必說的話）

路 向路！玉蓮不見也不要緊，他也是個苦孩子，比代還苦，自幼就死了娘

白 有幾年沒有睡，玉蓮？給我們兩大碗來！

路 史上，沒有睡呢，沒有開水。

白 向路，給我們兩大碗來，快一點呀！

路 也！向路第一台兒，米雨下了。

白 向路，我等一等，可以放養豬我們哪！

路 向路能呢！

白 向路！大！向路！大！一碗姑娘！

路 （向路）是呀，伯父，我不會用酒煮飯囉！（向玉蓮）

白 （笑）這位小短頭官兒！什麼事也罷，替我也什麼事都替我做，沒有我就不能做，這就安心的研究合作所以我又愛他，又怕他，好，說你的吧！

路 老師，我打算不再上學了。

白 （驚）什麼？不再上學了。

路 沒法上學了！爸爸死後就回全養了，就讓我哥哥在外邊作小買賣，每回來就過日子可是：上月，上月

白 我不會嘲笑你，你這話，你聽懂！

路 上開我的短頭人，給給粉粉了，你哥哥來信，說不再供給我用書費！

白 那不過是他一時的氣憤；他既能把老母親氣死呢？

路 也很難說上，爸爸樣吧，我也是娘生的，我為什麼不可以養活你呢？自從一病，什麼事情都是我做，我苦做，挑水；老師我并不是不知道合作的重要，可這你想，我家中，到這這這地，我還有功夫溫習課本，我

白 你這話，誰信了你，你的書沒有白念，你知道誰才好！

路 我打算退學，好去做事，養活老媽！老師你也不能忙，忙給我感感作

白 你這話，誰信了你，你不要退學！學學要緊，讀書也要緊！

路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白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路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白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路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白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路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白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路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白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路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白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路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白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路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白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路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白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路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白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路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白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路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白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路 我那麼懶！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必須養活年輕，打好了基礎

白 快去罷！

白 (揪一下眼) 老師，謝謝。

白 快走！這錢還值不得道謝的！罷住，錢的這夫用處，就是救人之急！去罷！

白 (忽領的鞠躬，往外走，走了幾步，又轉回來)

白 又怎麼了？

白 老師！

白 不要再麻煩了，快回去罷！

白 老師！同學們都說文感，今天我才知道你的心眼好。

白 我長大的心好，我才對學生嚴加管教，我盼望我的學生團圓有出息，那為有用之材！好，你去罷！

白 可惡，先生，有朝一日，那些不用功的學生會把你趕出來，或者甚至於打你，老師你要提防一嚇！

白 好，我領了你的警告！去罷！

白 那錢，你隨便動是不是可以對大家功課放鬆一點，分發打算一點呢？

白 那，總對不悔！他們把我趕出來，我自己另行注意，只要在學校一天，我就不能敷衍學生！我不能為幾十塊錢，毀了我的良心！你快回去罷！

白 明天見。

白 明天見，老師(下)

白 (端著碗大碗端上) 咳！那箇學生怎麼走了呢？

白 他還有病，我叫他快回去。明，放在這兒。玉琴你也喝一碗好不好？

白 (放下碗) 我不喝，我這得上街買東西去呢。

白 (一邊吸明，一邊說) 買什麼東西去？

白 買什麼？難道怕又吃了？

白 忘了什麼？

白 明天不是伯母的三週年祭日，不是預備了十塊錢祭禮麼？

白 (小聲住了) 咳！

白 地錢時我吃了！

白 (不好意思) 錢！玉琴！碧姑娘，你可別生氣呀！你知道我的脾氣，最不用把事情往心裏放了！把你氣清了，我又得手忙脚亂！我把那錢給

了馬繩路，他長生病，沒錢買藥。

白 (控制着感情) 我並沒生氣！(可是忽然轉過臉去) 伯母(低泣)

白 玉琴，碧姑娘！不哭哇！我去弄幾塊錢來，你去買東西，好不好？(碧

仍泣) 好孩子，你要不住聲，我可也要哭啦！

白 (勉強止悲) 買禮物不買，倒沒有大關係，我是想念我的伯母！

白 對了，我也那麼想，有禮物沒有，并沒多大關係，祭死人還能比救活人

更要緊麼？你也不是專想你的伯母，而是百無交集！苦命的孩子，沒有娘，苦了爹，前年知心的伯母又死了，我知道，我知道你心中的委

屈！

白 我并不委屈，真的，伯父，你把我撫養大，我願意永遠跟着你，就是我

爸！忽然的回來，我也還跟着你！

白 不用那麼說吧！他長你的父親，我的弟弟；却是一家親骨肉啊！再說，

跟我我除了受苦，沒有一點好處！

白 趁早別那麼想！伯父，你的慈愛教養都變成了甜密！我佩服你的謙遜

！正直，熱心合作教育！

白 碧姑娘怎麼你今天忽然誇獎我起來了！(二笑)

白 嘿……(勇敢的直言) 伯父，你可也有個最大的缺點！

白 說吧！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呢？

白 你真願教別人的子弟，可不管自己的兒女！

白 難道我沒有管武俊和你麼？你雖然是我的侄女，可是我像你當親女兒一

樣看待，也沒放縱過呀！

白 什麼意思？碧姑娘！

白 伯父，你送我到大學沒有？

白 嘿！嘿！我明白了！

白 (搖說) (我) 沒有關係，你供給我在高中畢業，我已經感激不盡！我

說的是武俊，弟弟，他今年夏天已經畢業了，可若太學的錢在那兒呢？你已

聯歡十五年的合作。

白 預備聯歡十五年，二十五年，或者我將整身從事合作教育工作，你賺錢不多，又喜歡「急公好義」，手裏沒有一點積蓄。

白 祖傳勝積金啊，誰姑娘！

白 伯父作了一輩子教育，自己的兒子可入不了大學，這合理麼？

白 也沒有什麼不合理的。玉瑟！

白 伯父，你有學問，你學的是合作，辦幾個合作社不是可以發些錢，供給弟弟上大學。

白 玉瑟，你錯了，合作不是發財的工具，他是一種新興事業，你慢慢差跟我一起學習就會知道合作的偉大！再說我不能拚命提拔自己的兒子而就誤了別人的子弟，犧牲了我的終身事業！合作事業！玉瑟，不用着武凌着急吧，他的心地不錯，他自己有他的前途！要依着我的心意，我引他最好去做軍人！

白 玉瑟，你錯了，合作不是發財的工具，他是一種新興事業，你慢慢差跟我一起學習就會知道合作的偉大！再說我不能拚命提拔自己的兒子而就誤了別人的子弟，犧牲了我的終身事業！合作事業！玉瑟，不用着武凌着急吧，他的心地不錯，他自己有他的前途！要依着我的心意，我引他最好去做軍人！

白 玉瑟，你錯了，合作不是發財的工具，他是一種新興事業，你慢慢差跟我一起學習就會知道合作的偉大！再說我不能拚命提拔自己的兒子而就誤了別人的子弟，犧牲了我的終身事業！合作事業！玉瑟，不用着武凌着急吧，他的心地不錯，他自己有他的前途！要依着我的心意，我引他最好去做軍人！

白 玉瑟，你錯了，合作不是發財的工具，他是一種新興事業，你慢慢差跟我一起學習就會知道合作的偉大！再說我不能拚命提拔自己的兒子而就誤了別人的子弟，犧牲了我的終身事業！合作事業！玉瑟，不用着武凌着急吧，他的心地不錯，他自己有他的前途！要依着我的心意，我引他最好去做軍人！

白 玉瑟，你錯了，合作不是發財的工具，他是一種新興事業，你慢慢差跟我一起學習就會知道合作的偉大！再說我不能拚命提拔自己的兒子而就誤了別人的子弟，犧牲了我的終身事業！合作事業！玉瑟，不用着武凌着急吧，他的心地不錯，他自己有他的前途！要依着我的心意，我引他最好去做軍人！

白 玉瑟，你錯了，合作不是發財的工具，他是一種新興事業，你慢慢差跟我一起學習就會知道合作的偉大！再說我不能拚命提拔自己的兒子而就誤了別人的子弟，犧牲了我的終身事業！合作事業！玉瑟，不用着武凌着急吧，他的心地不錯，他自己有他的前途！要依着我的心意，我引他最好去做軍人！

白 玉瑟，你錯了，合作不是發財的工具，他是一種新興事業，你慢慢差跟我一起學習就會知道合作的偉大！再說我不能拚命提拔自己的兒子而就誤了別人的子弟，犧牲了我的終身事業！合作事業！玉瑟，不用着武凌着急吧，他的心地不錯，他自己有他的前途！要依着我的心意，我引他最好去做軍人！

白 玉瑟，你錯了，合作不是發財的工具，他是一種新興事業，你慢慢差跟我一起學習就會知道合作的偉大！再說我不能拚命提拔自己的兒子而就誤了別人的子弟，犧牲了我的終身事業！合作事業！玉瑟，不用着武凌着急吧，他的心地不錯，他自己有他的前途！要依着我的心意，我引他最好去做軍人！

白 玉瑟，你錯了，合作不是發財的工具，他是一種新興事業，你慢慢差跟我一起學習就會知道合作的偉大！再說我不能拚命提拔自己的兒子而就誤了別人的子弟，犧牲了我的終身事業！合作事業！玉瑟，不用着武凌着急吧，他的心地不錯，他自己有他的前途！要依着我的心意，我引他最好去做軍人！

白 玉瑟，你錯了，合作不是發財的工具，他是一種新興事業，你慢慢差跟我一起學習就會知道合作的偉大！再說我不能拚命提拔自己的兒子而就誤了別人的子弟，犧牲了我的終身事業！合作事業！玉瑟，不用着武凌着急吧，他的心地不錯，他自己有他的前途！要依着我的心意，我引他最好去做軍人！

白 我怎麼不能去？我去給大家講解，不就沒有事了嗎？

白 是呀，伯父你還沒問弟弟怎麼想的呢！其中必有緣故！

白 年籍的人一遇到風潮還不高興？好，我還是去看去（又預備走）

白 爸爸，你不能去（攔住白）他們貼了標語！

白 標語和我有什麼關係？

白 標語上也打倒你。爸爸！

白 也打……倒……我……（坐下了）還什麼打倒我！

白 同學裏有許多不喜歡合作，同時又因為你教書太嚴，風潮一起的時候，本來是沒有你的事，可是校長用了手段，大家就都朝你看來，我替爸爸說了幾句話，話還沒說完，就打起來了！

白 嘿！好！我問你，你是因為我是你爸爸，才跟他們打呢？還是因為我是個好教師呢？

白 玉瑟，你錯了，合作不是發財的工具，他是一種新興事業，你慢慢差跟我一起學習就會知道合作的偉大！再說我不能拚命提拔自己的兒子而就誤了別人的子弟，犧牲了我的終身事業！合作事業！玉瑟，不用着武凌着急吧，他的心地不錯，他自己有他的前途！要依着我的心意，我引他最好去做軍人！

白 玉瑟，你錯了，合作不是發財的工具，他是一種新興事業，你慢慢差跟我一起學習就會知道合作的偉大！再說我不能拚命提拔自己的兒子而就誤了別人的子弟，犧牲了我的終身事業！合作事業！玉瑟，不用着武凌着急吧，他的心地不錯，他自己有他的前途！要依着我的心意，我引他最好去做軍人！

白 玉瑟，你錯了，合作不是發財的工具，他是一種新興事業，你慢慢差跟我一起學習就會知道合作的偉大！再說我不能拚命提拔自己的兒子而就誤了別人的子弟，犧牲了我的終身事業！合作事業！玉瑟，不用着武凌着急吧，他的心地不錯，他自己有他的前途！要依着我的心意，我引他最好去做軍人！

白 玉瑟，你錯了，合作不是發財的工具，他是一種新興事業，你慢慢差跟我一起學習就會知道合作的偉大！再說我不能拚命提拔自己的兒子而就誤了別人的子弟，犧牲了我的終身事業！合作事業！玉瑟，不用着武凌着急吧，他的心地不錯，他自己有他的前途！要依着我的心意，我引他最好去做軍人！

白 玉瑟，你錯了，合作不是發財的工具，他是一種新興事業，你慢慢差跟我一起學習就會知道合作的偉大！再說我不能拚命提拔自己的兒子而就誤了別人的子弟，犧牲了我的終身事業！合作事業！玉瑟，不用着武凌着急吧，他的心地不錯，他自己有他的前途！要依着我的心意，我引他最好去做軍人！

白 玉瑟，你錯了，合作不是發財的工具，他是一種新興事業，你慢慢差跟我一起學習就會知道合作的偉大！再說我不能拚命提拔自己的兒子而就誤了別人的子弟，犧牲了我的終身事業！合作事業！玉瑟，不用着武凌着急吧，他的心地不錯，他自己有他的前途！要依着我的心意，我引他最好去做軍人！

白 玉瑟，你錯了，合作不是發財的工具，他是一種新興事業，你慢慢差跟我一起學習就會知道合作的偉大！再說我不能拚命提拔自己的兒子而就誤了別人的子弟，犧牲了我的終身事業！合作事業！玉瑟，不用着武凌着急吧，他的心地不錯，他自己有他的前途！要依着我的心意，我引他最好去做軍人！

白 玉瑟，你錯了，合作不是發財的工具，他是一種新興事業，你慢慢差跟我一起學習就會知道合作的偉大！再說我不能拚命提拔自己的兒子而就誤了別人的子弟，犧牲了我的終身事業！合作事業！玉瑟，不用着武凌着急吧，他的心地不錯，他自己有他的前途！要依着我的心意，我引他最好去做軍人！

白 玉瑟，你錯了，合作不是發財的工具，他是一種新興事業，你慢慢差跟我一起學習就會知道合作的偉大！再說我不能拚命提拔自己的兒子而就誤了別人的子弟，犧牲了我的終身事業！合作事業！玉瑟，不用着武凌着急吧，他的心地不錯，他自己有他的前途！要依着我的心意，我引他最好去做軍人！

白 我勸伯父改業，你不肯，現在，人家不歡迎你，何苦再戀戀不捨呢？你另外幹別的事，增加一些收入，好教弟弟升大學，不比受這個罪強麼？

(面有喜色)

白 玉慧，你彷彿很喜歡我受這筆的侮辱。(微怒)

白 勢發失馬，安知非福呢？

白 (更怒)我告訴你，合作教育就是我的馬，永遠不能失！(往外走，惡聲阻止)閃開！

白 (哀求)何必跟他們胡鬧呢？

白 我勸你幹罷？我要去教訓教訓他們，教他們明白那是好，那是歹(往外走)

白 (往外走)

白 (往外走)伯父！學生們在鬧事的時辰，往往是不分青紅皂白的！你明天再去不行麼？

白 (厲聲)不行！(要從手中奪出，但自知力大，怕傷了她乃止)放手！

白 (厲聲)放手！我同爸爸一塊兒去！

白 (厲聲)你放手！我一個窮教員，這用得着這樣舉麼？笑話！

白 我不能放手！伯父，你愛打我，打我好啦！我沒有爸爸娘，我不能再滾了伯父，不要說學生們打了你，就是把你氣病，我怎麼辦！(泣)

白 (沈默片刻，低聲的)惡姑娘，我不生氣！我教了十幾年的書，難道還

不曉得學生心理麼？學生都年輕，那個不貪玩？我明知道他們貪玩，而在功課上一步也不肯放鬆，他們自然討厭我。可是我不能不硬著頭皮幹。

白 我前次他們今天恨我，而將來感激我，我不能放他們今天喜歡我，而將來罵我。放開我！我去跟他們心平氣和的說一說，他們必定能明白過來。我勸勸他們去！好孩子放心，我不會跟他們生氣！

白 (握手)我曉得伯父的苦心，伯父，我現在，大家誰也不愛幹這

苦事，我曉得伯父的苦心，伯父，我現在，大家誰也不愛幹這

苦事，我曉得伯父的苦心，伯父，我現在，大家誰也不愛幹這

苦事，我曉得伯父的苦心，伯父，我現在，大家誰也不愛幹這

苦事，我曉得伯父的苦心，伯父，我現在，大家誰也不愛幹這

苦事，我曉得伯父的苦心，伯父，我現在，大家誰也不愛幹這

苦事，我曉得伯父的苦心，伯父，我現在，大家誰也不愛幹這

苦事，我曉得伯父的苦心，伯父，我現在，大家誰也不愛幹這

苦事，我曉得伯父的苦心，伯父，我現在，大家誰也不愛幹這

英 (天真地跑着進來，着制服長裙)白伯伯，我們來看你！

乙甲 (都着制服)老師！

乙甲 都進來！(退回原位)

英 (向惡點點頭，乘白轉身之際，拉了武俊的手，而後耳語)

白 (點點頭，向外走)

白 武俊，你幹麼去？

英 我請他到我家裏說一聲，我在白伯伯這兒哪！

白 啞，去吧！

白 (急下)

白 (坐)小英你坐，大家都坐，惡姑娘，把這兩碗粥端走，再盛幾碗端

來，每人一碗！

英 (收拾碗)

英 伯伯，我們不喝粥！玉慧，不要麻煩！

乙甲 (同時)我們不喝！老師！

白 (向惡)玉慧，你快去預備，他們喝不喝，隨他們的便。

白 是啦，伯伯！(下)

白 小英，學校裏怎樣了？

英 風潮完了，明天放三天假，後天上課。

白 怎樣完的？

英 (興奮學生甲乙而面相視)不敢回答。(

白 告訴我們呀！

英 伯伯你可別生氣呀！

甲 校長就是混蛋

甲 這是什麼話呀！不許

甲 他隨便作校長！不許

甲 校長公證了！

吳 (坐) 那麼你打算幹什麼去呢?

白 還是教書! 教書!

吳 我真不明白! 多少有房子有地的人來提親, 我卻捨不得我的小英! 誰,

人有人才, 文有文字, 在這一點上找不出第二個來。別人上門選着找提

親, 我理也不理。很而今, 我把德白送給你自家, 你倒哈哈一笑! 我告

訴你, 你別後悔呀!

白 深大, 我不後悔! 咱們倆, 雖然是老世交, 可是你不懂白我, 我不明

白你。

吳 大哥, 快別這麼說, 好, 我再多給你兩天工夫, 你細細想一想!

白 不必再想, 我的事我自己會安排。

吳 你怎麼安排, 可以說一聽吧?

白 比如說我把這房子和那點地賣出去。再求朋友們幫忙, 我「自己」不是

可辦個學校麼?

吳 賣房子, 賣地, 辦學校? 大哥, 你簡直是拿家產開玩笑麼? 賣房子賣地

才是與莊的樣子, 怎能往外賣呢? 好啣! 你真要那麼辦, 我的女兒可就

不能做你的媳婦了! 我硬教他一輩子不嫁, 也不能嫁一個沒家沒業的人

白 我並沒有說, 我要你的女兒作媳婦呀。

吳 (怒) 你看我的女兒連一文錢也不值麼。你太糊塗了。

白 (由外入) 胡大叔, 怎麼發了脾氣?

吳 我發的氣, 你來聽聽! 我給他裝錢做生意, 他不幹! 我就教小英和武英

做親, 他又不幹! 他還要買房子買地! 發脾氣! 我一輩子沒有見過這麼

糊塗的人!

白 (驚) 伯父真要買房子嗎?

吳 (點頭) 弄點錢我自己辦學校!

白 (急) 伯父, 你幹什麼我那不糊塗! 買房子不行! 我生在這兒, 長在

這兒, 這兒的一草一木都在我心裏長了根, 伯父不能買, 不能買!

白 (無奈) 別着急, 提姑爺, 咱們慢慢的商量(岔話)你剛才上那兒去了

白?

吳 我? 出去借錢。

白 幹嗎?

吳 明天是伯母的祭日啊, 你又忘了?

白 對! 對! 待一會兒你買東西去, 咱們好上祭。

吳 房子還買不買?

白 再商量! 不忙!

吳 惡姑爺, 你說一句, 小英要麼武英成了親, 好不好?

白 那, 我不敢說什麼, 吳大叔。

吳 嗚, 你也看不起小英?

白 不是, 不是!

吳 我知道, 你們看不起我, 也就看不起我的女兒! 憑我手裏那點錢, 還祭

我不到個好女婿嗎? 哈哈哈哈!(含怒而去)

白 (回頭) 不走幹麼? 我這工夫在這兒受悶氣(下)

吳 (故意攔武英上)

白 (不好意思, 撒手)

吳 怕什麼? 這年月, 男女都是自由的!

白 英姐姐! 你偷着聽話兒來着?

吳 呸! 連你也敢小看我? 你有什麼? 沒爹沒媽, 沒有一分地, 沒有一個親

白 板! 敢小看我!

吳 小英!

白 連你也老糊塗了! 咱們看吧, 看誰給得過誰!

吳 小英!

白 回頭見, 武英! 記住, 你是新青年, 要挺起腰桿來, 抵抗強迫!(急下)

吳 (欲追)

白 武英!

吳 (撲向白, 吳)

白 (一邊拍洪慈的肩，一邊對凌說) 武凌，你知道我不喜歡你吳大叔，請他來幹什麼呢？

凌 小英，我……

白 小英，小英！若是小英！你難道不曉得吳家是暴發戶，咱們是窮教員

凌 嗚呼！

凌 這爺爺我碰上大學，所以請吳六叔來勸你。

白 (向凌) 罷，去買東西，好給你伯母上祭，大家都痛痛快快哭一場！

凌 (止淚) 伯父！房子豈不得呀！毀了牠，他們就更要看不起咱們了！

白 (悲憤激昂) 看得起我也好，看不起我也好，反正我看得起我自己！我是個合作教師，無論怎麼操勞，我要幹到底！

——幕——

第二幕

登場人物：白玉慧、白武凌、馬德路、吳小英、白鶴林、學生甲乙、吳榮大

白 越文

景：同前幕。惟室內器物殘亂，書桌上堆滿書，牆壁上之「我為人人人」

為我」對聯已取下；合作標幟及白武凌像亦已取下，牆上僅留「合作旗

」，茶几及靠椅上雜置小木箱一二。

森 房子已出租，白家正忙著收拾東西。白玉慧坐在室中，對室內每一件

東西都有依依不捨之情，乃嗚咽而泣。

凌 (墩一腳蓋捲出右門入) 慧姐！快睇呢！(放舖蓋在室中，吐氣) 怎噃

又哭！事到如今，哭有甚麼用處呢？

慧 你們男人的心都是不面的！你好像一點也不在乎？想一想，你我是生在

這夾，長在這裏的呀！每一塊磚的稜角，每一扇門的聲音，都被我摸慣

了，變化了，但好像他們都是我自己身上東西，離開他們！我就丟了

一半兒身軀，我活不下去！

凌 我也聽過！我恨不能到那兒去拈出一堆金子來，給爸爸去辦學，我恨不

能買了自己，好教爸爸舒服一點，咱們難道，爸爸不更難過嗎？爸爸賣

房賣地，是爲了合作教育，咱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慧 我不反對伯父辦學！我佩服伯父的精神！可是，可是，嘔，我說不明白

我的心思，我的感情！我難過！(連連頓脚) 我捨不得這房子！連這牆

上的土，今天我才曉得，都是香的！

白 (在旁室，伴作高興的喊着) 玉慧！武凌！快一點！快快！快快弄完。好去

住新房子！

凌 (勉強的揚聲) 慢不了，伯父！(拭淚)。

路 (負着一大堆書，由右門進來) 武凌！快接！快接！

凌 (忙過去相助)。

路 (把東西都放下了，擦汗) 看！我這一趟搬了多少東西，武凌，咱們倆

突一袋呀！

慧 (啼笑皆非) 唉！德路，你好像覺得這很好玩。是不是？

路 ……(不知怎樣回答好)。

凌 德路是熱心作事，慧姐！他還能不曉得咱們都很難過嗎？

路 玉慧姐姐，我告訴你吧！比如說，白老師下個命令：馬德路，你去把那

座山鏟平了！我就馬上上山！老師要是說：馬德路，去把海填滿了，

我就去填海！不問理由，不問結果，白老師教我幹什麼，我就去幹什麼！

我願意一輩子老跟着白老師，像一條義犬老跟着主人似的。

要是學生都像你，也就好呀！可是……(換了語) 德路，馬大姑的病好

好啱！娘非常感激白老師！你看，(從懷中掏出兩個饅首來) 今天剛

天完，我就跑起來呀！娘說：德路呀，幹嗎去？我說：娘啊！幫白老師

搬家去。娘就給了我這個，說：快去吧！不准吃老師的飯，餓了說或兩

口(很驕傲的把饅首又藏在懷裏)。

白 (仍在旁室咳) 德路，武凌！你們都幹什麼呀？還不來！

路 來了，老師！(飛跑而去)。

我來了！(也跑去)

惡 (在室中徘徊，作不下手狀。)

英 (隨手將門的出左門進來，響響的叫) 玉蓉！

惡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我們這房子都賣了！念這惡語

我聽嗎？

英 不單這樣說話，玉蓉！我來替換你的忙！

惡 那可不改營！

英 玉蓉，何處呢？(問)「所房子是租賣了去的？」

惡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我們這房子都賣了！

英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惡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英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惡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英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惡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英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惡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英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惡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英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惡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英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惡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英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惡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英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惡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英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惡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英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惡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英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惡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英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惡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英 (「玉蓉」！「玉蓉」！) 玉蓉來了！

惡 誰能是銀的？

英 我不相信！(由屏而怒) 你不要戲弄我吧！我心裏已經够難受了！快滾

惡 吧，別就裝我作孽！

英 玉蓉，你怎麼是多疑呢？

惡 你想想，這吳大爺和伯兒要財，他怎麼能這麼大方呢？

英 我不是告訴你了嗎？這都是我的主意？我已經跟爸爸鬧了兩天頓。我說

「不依消我，我就上吊！爸爸沒有辦法，才答應了我。」

惡 那麼，你怎麼不試試呢？

英 我真想他，非跟他上大學不可！你看，你這房子，就這你房子；他應

當入大數，說去入大學；多麼好睡？我不是白說，我比你那聰明歌

兒。

惡 可是伯兒怎麼呢？他賣房子是爲了辦學校的！(愁)

英 這是他爸爸給他，他再做生意！

惡 伯父不許，他這人就是這樣，你是知道的。

英 伯父不許，他這人就是這樣，你是知道的。

惡 伯父不許，他這人就是這樣，你是知道的。

英 伯父不許，他這人就是這樣，你是知道的。

惡 伯父不許，他這人就是這樣，你是知道的。

英 伯父不許，他這人就是這樣，你是知道的。

惡 伯父不許，他這人就是這樣，你是知道的。

英 伯父不許，他這人就是這樣，你是知道的。

惡 伯父不許，他這人就是這樣，你是知道的。

英 伯父不許，他這人就是這樣，你是知道的。

惡 伯父不許，他這人就是這樣，你是知道的。

英 伯父不許，他這人就是這樣，你是知道的。

惡 伯父不許，他這人就是這樣，你是知道的。

英 伯父不許，他這人就是這樣，你是知道的。

惡 伯父不許，他這人就是這樣，你是知道的。

英 伯父不許，他這人就是這樣，你是知道的。

惡 伯父不許，他這人就是這樣，你是知道的。

英 伯父不許，他這人就是這樣，你是知道的。

惡 伯父不許，他這人就是這樣，你是知道的。

英 伯父不許，他這人就是這樣，你是知道的。

惡 伯父不許，他這人就是這樣，你是知道的。

英 伯父不許，他這人就是這樣，你是知道的。

惡 伯父不許，他這人就是這樣，你是知道的。

白 伯父，咱們搬到那兒去。我最好好走不來！

白 我白小姐，你看姑婆住了吧？咱們的房子既然賣了，咱們能夢不搬走嗎？而且，我們的房子已經蓋好，就在西邊的合作社裏他們這搬遷我們去呢！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我請學校可不能再拉別人的慶生啊！好你們都回去罷，人多了，反到更亂

白 你們不拿了我的位，而白就讓了你們一天的錢，我心裏不好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白 伯父，你請咱們的房子就賣去嗎？

意：到如今，地也沒有，人也不見了。唉！發財不發財，都是命啊！這點財誰要交給我，我早就把牠弄得個樣兒了，多了不說，起碼現在已經變成一千多畝地了。

建：我知道這是伯父的財，我不過替伯父拿二會兒，我捨不得房子！（睡）

吳：契紙可不能隨便交給別人。你看，（拍拍口袋）我的鑰匙，我自己老帶在口袋兒裏。（又拍拍胸）房契地契都永遠放在這兒。什麼話呢，這是我的命！命不能隨便交給別人。

建：（怒）你們這些老……（止住，往外跑。）

白：幹什麼去？

建：（哭叫）我出去跑，哭，我要瘋了！

白：（在腔中）哥哥！哥哥！

建：（迎門遇見建文蓬頭垢面，提著個破綉的錢袋，恐怕往後退步）伯父！伯父！

白：怎麼了？誰呀？

建：（已至門口）是我，哥哥！

白：（驚喜）是你？老二！（接過那錢袋子地上，雙手拉往弟弟）弟弟！

建：（扶胸而氣喘）弟弟！

白：爸爸！

建：（似牛喘）誰？你是我的小玉燕？長這麼大了？

建：（也拉往他）爸爸！

白：（向吳）這是！

吳：連我都不認識了？吳榮六！

建：啊，看樣子你發了財？好，好！

白：老二，你上那兒啦？幾年哪，都沒給哥哥來封信。

建：沒混好，沒混好，沒有臉回來。（向四外打聽）這是怎麼回事呢？要搬

白：（沉思）先去打金，來，（化）洗臉。

建：不洗，懶慣了。（一下子坐在鋪蓋上）大哥，是不是要搬家？你也沒睡好？

白：……

建：爸爸，先別問了吧！餓不餓？弄點東西吃

建：不吃，有酒嗎，倒可以喝點。有酒沒有？

吳：袋裏沒有人喝酒，你要喝，我買點去。

建：我有酒，敬武凌拿點來。

建：哦，我想起來了，那天結伯母上祭，不是買了一點酒嗎？我拿去。（去）

建：怎麼？嫂嫂不在了嗎？

白：（難過的）不在了，這幾年可以說是妻散人亡！（坐）

建：不是我說難聽的話，你們老哥倆都太笨。辦學堂，當教員務合作，是賺不着錢的事，大哥是子把死拿，非往下作不可。老二，你本不會作買賣，又非出去不可。到現而今，老大賣房，老二連身衣裳也沒有啦，我看你們怎麼好！

建：榮六，話不能這麼說，我一點也不笨，我有本事，無奈運氣不佳，處處失敗，所以就混成個叫花子了。雖然如此，我並不服氣，我還得弄點錢，再出外經商，不發了財，我就不回來了。

建：（端着酒碗，一酒杯）怎麼？爸爸你還要走，剛進家門就又要走？

建：剛進家門，房子不是賣了嗎？（搶過酒碗，欲飲）

建：爸爸！

白：老二！我是沒了辦法，但分有法子，我能受兩產嗎？作了好幾十年的教員，我不能為生活困苦就改行！教育本來就是清苦的事業；我不知道教書教得好不好，但我的確知道我很盡心！我若是一旦放棄了我能盡心盡力的事業，而去混飯吃，我就變成了個個酒囊飯袋了！只為肉體而若

若，那就還不如死了好罷！

建：（狂次）自門弟已一輩！我這……

子呢！在外面，我作生意也起，不作也好，心中總比在家裏團圓痛快！大哥，你把房子賣了？賣了！多少錢？給我，我馬上走！我發了財，我才回來哩！

建 爸爸說的話嗎？

建 有這要二三年了，我老醉着！一醉解千愁，真是半點不錯！不論有什麼過不去的事，只要一醉，就很快活的過去了！喝過酒，倒頭一睡，連夢也不敢來打擾我，簡直是半個之體，大哥，看在我兄弟的情義上，你請我痛飲一頓，今天個痛快，我明天就要走！你給我多少錢？

白 你要多少呢？

建 房子賣了多少钱，我要多少錢！（搖擺着立起）

吳（搶着說）房子又不是你的，老二，你怎麼了？

建 爸爸！

建 菜大，我沒有跟你要錢啊！我（兄）是我的親哥哥！我跟他要錢是應該！大哥，你說是不是？

白 是，老二！

吳 咱們不是世交，我也不願意跟你們多說話！咱們既有父一輩一輩的交情，我就不能看着你們瞎胡鬧！老二，你聽着！這所房，和那點地，是我買的！

建（厲刺的）這就是父子一輩的交情！

建 老二，你不用怕我，你聽着，看，房契在這裏，我交給大哥，大仁大義，我敢說！那點錢，你不能要，大哥也不能要！

建 給誰？

建 給武爺留着，好教他上大學，你們老哥倆只有這麼一條根，不造別他認就誰呢？武爺上大學，大哥接些錢他做生意，你呢，老二，在家歇一歇，還是去種那點地。等過個一年半載的，我把我的小菜給武爺，教他們成親；過些日子，他們替你白家生個胖娃娃，你看有多麼好呢！不信，咱們把三老四少請出來，聽聽我的話，他們要有說我不對的，從此我就不再姓吳！

建（思索，忽然急聲的）可是，菜大，後面還有人追我呢？

吳 追你？誰？（驚異）

建 債主兒！我的債主很多，就是一個窮害，所以我只好跑回家來！

建 爸爸，你……（難過得說不出來。）

白 老二欠他多少錢呢？

建 不多！兩千多塊錢！

白 那，你放心得嘍！咱們的房子和地一共賣三千五百呢！

建 給我！給我！

白 我一定給你！雖然我說過這錢不能作別的用，但爲了我要悔過自新我把錢給你！

建 到底親哥哥呀！

建 爸爸，伯父這筆錢是爲辦學校的呀！

吳 唉！大哥，我把房契拿走了。二位，再見。今天把房子騰清，明天好派人修理！（氣極）

建（急）大叔，別不管了哇！

吳 我怎麼管？一位是走四方道見的老學究，一位是醉鬼，我讓他們說着什麼話呢？（越說越氣）錢到他們手裏彷彿直向屎都不如，教我怎麼辦呢？

白 我沒有工夫跟他們搗亂，走嘍！（下）

建 菜大，不送嘍。（轉向弟）老二，那位債主子在哪兒呢？

建 把錢給我。我給他送去。

白 先給你兩千五，够了吧？給他送去，趕緊回來；我自從你老子去世就戒酒，今天我的老二回來了，我得破戒，晚上我跟你喝酒，談談心。（給錢）

建（手顫着接錢）玉藥你帶着爸爸去，不遠！不遠！

建 這要正忙啊。

白 去吧，玉藥跟你爸爸說說話呀。唉，唉，一根兒八年沒見了！

建 走呀！玉藥！（提破袋）

建 咱們還回來呢，把口袋先放在這裏吧。

（紅梅）（悲憤）

（阮興）（怎麼叫？爸爸）

哥哥，（扶住）誰若得似立不穩者。我！我騙了你！出去八年，我沒混好，我只學會了喝酒，喝大！可是，我並沒忘了哥哥，我沒有忘了王家門口的人，我！我不平！今天，我騙了你，尤平，我不能告訴明白不你！大哥，我從此改邪歸正，有頂天立地，有玉潔廉潔，我！

（白）（驚）（親身）我原諒我不原諒！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親身）我原諒你！

白 那裏值父，你怎麼得了呢？
明天的事，明天再說吧。玉蕊，你知道我幫助他，也就是教育他，我相信，只要我有決心，我就能感化他。武慶，你還是收拾東西去。

白 伯父，你怎麼這就走，你還怎麼辦學校呢？
非辦不可。有人幫助我，就自己辦學；辦不成呢，就再當教員去。玉蕊，你不用着急，一個人要長成，困難總能做得成事麼？我就說到要做，也不放棄我的合作教育工作。相信在我幾年後，我可以看到我許多學生，在中國各地把各級合作社一個一個的組織起來。玉蕊，我把合作社以下來。（玉蕊取座）咱們決定吧！

（玉蕊取座）

幕下——

第二幕

景：西院合作社後面的一間小廚房。
景內低處，空室的光線陰暗；僅僅靠左面一間小小的窗子透進一些光線來，加以天氣悶熱，長風風雨驟臨前的一刹那，更顯得這個房子透不過氣來。

白 室內陳設，除合作櫃，合作櫃檯，與「我為人人人」的對聯仍舊是堅韌不拔的在這小房子的中心懸出櫃的風外，餘無異物。
課台正中放一小四方桌，已舊，也是這個小房子裏唯一的桌子。其餘的桌椅，在第一幕，都已經搬到合作訓練班去了。小四方桌上堆滿書籍，

課台下面就是一個鋪蓋，白泥地，晚上就拉開來睡在上面。
左邊口，兩個衣箱架起來，作為白雲的書架，面對着牆壁，架上掛着一些日歷合作圖表一類的東西，這個日歷表旁放一個小方板，

右右面有一扇中式門，這外邊，階後有一個門道，通小廚房，半桶雨水

白 這間小房子的窗戶是開着，

白 伯父，你該休息了。昨天到給附圖練班去，到深夜才回來。今天一清早到現在，又在寫這篇文章，要是忙出病來，叫我怎麼辦呢？況且今天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白 伯父，伯父！

所以，我幫助你也就有了意義，是不是，伯父？

白：是，是，說的好，孩子。（天真的）咱們兒子領什麼苦都能受，咱們在一塊兒受着牙疼，這怕什麼困難呢？（窗外風聲）

白：伯父，你想，自從我們搬到這裏來後已經快三年半了，三年半來我們的生活苦多了，也够苦了。家裏的兒子，從子，床舖都搬到倉作調

白：伯父，別太興奮了，今天午飯的米，還不知道在那兒呢？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快，他的前途是無限的希望，自從他去後，他跟我先，我苦命，你們兩人的環境相同，而且情形又差不多，我這希望你們能多活幾年。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伯父，這是我去吧，你剛才不是說等飯廳來拿國際合作節的宣言麼？

白 你還不知道，他今天已經是國家的軍人，而不只是父親的兒子了！

路 老師，你說的對，不過這裏……

白 德路，不要怕苦，君子愛道不愛食！我從二十二年前合作教育，雖然只落得無衣無食，但我決不怕窮，而只怕我的道行不通！

路 老師，那……（愁）

白 德路，今天是國際合作節，我們從事合作工作的人，都應該高興興的

而前一樣！

路 老師，我……

白 德路，你有話，儘管說，何必吞吞吐吐的！

路 就是合作團課班經費的事，我老早就想跟老師說了，可是……

白 好你說下去！

路 老師，這一年來團課班的學生愈來愈多，而經費都一天比一天的困難，去年還可以向當地募捐，還有幾個有錢的學生拿出一點錢，勉強的能够維持過去，可最近一年來，讀書的大半都是很窮的農夫，他們可以抽出時間來聽講，已經很不容易，我們怎麼還可以開口向他們要錢呢？

白 再說來，那……

路 那你不肯再捐了，他們都不肯再捐了。（風雨交作）

白 我已經好幾次想同老師說了，昨天老師來團課班的時候，我又想同老師

講，可是我一想，你不是也很窮麼！

路 唉！（長嘆）德路，不用急，我有辦法。

白 老師，你不是已經把房子和地都賣了麼？你還有什麼辦法？（風雨交作，雷聲）

路 怎麼？老師？

白 拿來賣，爲了合作教育我不惜犧牲一切，你去吧！

路 ！到了冬天怎麼辦？

白 再說吧！（游歌）

（風雨聲中，聲上）

白 伯伯，來呢。

白 （承空後）過了好幾家，都沒有

好，好好你休息一下吧！

白 嚕，伯伯（哭）

（沉思，窗外風雨更烈，空室凄然）

（在外叫）白老師，白老師。

誰呀？

是我，白老師（上）我來拜壽，（行禮）

哦！你不是陳雲新麼？不用客氣，不用客氣！

你還記得，老師，我們有三年不見了。

（向聲，路）你們好！

（同點頭）

（同點頭）

他已經到中央軍校讀書去了，就在這個暑假畢業，雲新，你聽說說，你怎麼來的？

白 老師，我離學校後，就在合作界工作。老師，當初我跟老師談話的時候，同學們都說老師太認真，太嚴，可是到社會上服務後，才知道你是好

老師。老師越嚴，學生們就得益越多。

是的，我先問你是怎麼來的？你坐了說。（擦椅）

我不坐。我這一次來是視察本縣合作社的，方才我碰到這個合作社的經理才知道老師在任這事，他還告訴今天是老師的壽辰，所以就趕了茶

甲 一路說着有什麼感想？合作究竟發生了什麼作用。

甲 很好，很好。

白 稍爲其體一點說，怎樣樣？

甲 老師，你一定要我說，那裏合作的功用有三點：

(一)節約消費(二)增加生產(三)吸收游資

白 你的眼光未免太短一些，合作的最終目的是要世界大同

甲 老師你坐了班說！(搬回椅子)

白 你去過學校沒有？

甲 去過了，有幾個畢業同學都很想念老師，就是校長也很後悔，老師，

是不是願意再回去？

白 我現在還沒有想到。

甲 老師聽說你近來境况不太好，這五十塊錢算做添儀，也算是做學生的，

對老師表示一些極微小的敬意！

白 那……

甲 還有一百塊錢，我預備捐給合作訓練班，老師，我這一次出差有二個多

月的時間，我的薪水就可以省下來。

白 捐款請你交給德路好了，這樣我不能收。

路 這是德路兄對老師的一些敬意。老師，我看還是收下吧！

甲 老師，我今天能够在合作界担任這一個小小的任務，都是受了昔日老師

的薰陶。要沒有老師，我怎麼會有今天？老師，你給我是一輩子的好處

我給老師的不過是這麼一點點的小意思。老師，你怎麼還要拒絕呢？德

路，你代老師收下吧！

(德路收錢)

白 難得你們這些學生都這樣敬愛我，真教我有說不出的興奮！好，德路，

我們談了半天，可把正經事忘了，你趕快把這個國際合作節宣言拿到頭

班班去印吧！

路 是。

甲 老師，雨已經不下了，我也得走了，我還要到各個合作社去觀察。

(甲揮手告別)我不算你們。好，重新希望你們能够在回去以前再來探望我，

德路你也應該去啦！

路 那德路兄我們同走吧

甲 老師，再見。(白送)

白 老師，不用送了！

甲 老師生了，沒送！

白 老師，這道聲客氣。

甲 那裏，德路替我代表吧。

白 老師，再見。(甲與路下)

甲 要清道，我受苦一世，今天可碰到了真正世安飽。十幾年來使心煎，我

並沒有白花，想不到在這種困苦的時候還能遇到這樣的學生來幫助我。

德路，趕快去買米做飯吧。

是。(至門口，英上)英姐姐，你來幹嗎？

(英持鴨一酒二鴨上)

小英特來給老伯伯壽，我碰頭還是驚呀？

白 算了，不必了。

英 那雞鴨了。(英鞠躬)

白 伯伯我去了！

英 怎麼，我來了，你倒走了！

白 我要去買米做飯，你稍坐一會兒，馬上就食來的。

英 就來啊！

白 小英，我是不喜歡繁文縟節的，我也不願意受人家的禮物，這些東西

還是拿回去吧！

英 伯伯，這些東西都是現成的，鴨子是我家裏養的，酒是我在酒坊裏拿

的，都不要化錢。老伯伯，請是小英對伯伯的一些敬意，小英是老伯伯的學

生，要是武裝回來了，我馬上同鄉家屏除婚約，我就……

好，好，不要說下去了。這些東西你還是拿回去，等一下我叫德路

送過去。

英「不，不，你不用客氣了，老相，我告訴你們，上個禮拜武裝還很有情來，
那是要回家來看看你老人家，伯伯，他大概打聽出來可以到。」

白「不英，我告訴你，你已經是訂婚了的人，少再胡思亂想吧。」

英「沒有關係，我們還是我爸爸主張的，沒有徵求我的同意。我不怕，我
這還原婚約，我們是新青年，男女自由。」

白「小英，少再胡鬧吧！你想想你爸爸有錢，我們窮，你爸爸發財，我收書，
我英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再說武裝吧，現在已經是臥身囚室，他
已經是國家的軍人，他應該以國家為重，更談不到親女私情，你既然同
爸爸訂了婚，就別因為舊日的……（說不下去）敬望方家庭不和睦，
我希冀你以後少與他通信！」

英「通信有什麼關係呢，這還普通友誼呀！」

白「防微杜漸，」你要記住，不然的話，會鬧得大家都不安，那又何苦呢

英（在外叫）小英，小英。

英（欲罷已不及）

白（聽着你把鴉子拿來前）我何以爲教別人偷走了金銀酒，這是我酒勁的
酒勁！小英，這些都是你爸爸的命，你怎麼可以隨便給人！」

白「我本來想帶他回去，現在我請你趕快給我拿走吧，我不愛這些東西！」

英「這鴉子小英，你難道不知道小英已經訂了婚，他夫家是本縣有名的財主，
常常到你家來，你不想不方便，而且會給他們瞧不起！」

英「爸爸……」

白「你少胡鬧！命由白）大哥，我現在倒要問問你，你吃了這幾年的合作飯，
你道一個合作團總班已經開辦了三年，你理了多少錢？想當初，我勸你
不做生意，就不幹力，這幾年來，你道你又不幹，你道你這合作團總班
武裝呢！你又硬着他去當兵，大哥，「好男不當兵」啊！」

英「一賦然不是當兵，是來當兵，是去當兵，是去當兵！」

英「沒有你的話！大哥，雖然過去我們有許多誤會，但是，我們團裏有同志

「一羣子」單的交情，要是你願意回頭過來，我倒願意再借些錢給你做生意。
大哥，怎麼說？」

白「大哥，我們是「道不同不相為謀」！」

英「對呀，大哥，此道不通，應該改行！」

白「英大，我不知道對你說什麼是好，你請先回去吧。」

英「英大，你要趕我走，我不來不願意到你這種窮地方來，老實說，你開口合
作，閉口合作，我看你「合」到死，還是「炸」不起來。」

英「英大，你別這樣隨便說合作，你根本沒有談過合作，怎麼可以隨便亂
說！况且老師辦合作教育，是爲了大家！」

白「小英，你今天居然敢訓起我來了，我雖然沒有談過合作，但是我很懂得
合作！大哥，我不是幾次想同你合作，你是硬不肯和我合作，現在你弄
成這個樣子，道什麼呢。」

英「好了，好了，請你回去休息吧！」

白「哦，大哥，我看你簡直糊塗了！一羣子，小英，咱們走！」

英「英大，你快走，我要在這兒待一會！」

英「你在這幹嗎？」

英「我想……我這問老伯幾個合作方面的問題。」

白「什麼又是合作合作，你要是同他合作，就別跟我來合作，嘿，我走了！」

英（欲下）

白（聽着把鴉子拿來前）我何以爲教別人偷走了金銀酒，這是我酒勁的
酒勁！小英，這些都是你爸爸的命，你怎麼可以隨便給人！」

白「我本來想帶他回去，現在我請你趕快給我拿走吧，我不愛這些東西！」

英「這鴉子小英，你難道不知道小英已經訂了婚，他夫家是本縣有名的財主，
常常到你家來，你不想不方便，而且會給他們瞧不起！」

英「爸爸……」

白「你少胡鬧！命由白）大哥，我現在倒要問問你，你吃了這幾年的合作飯，
你道一個合作團總班已經開辦了三年，你理了多少錢？想當初，我勸你
不做生意，就不幹力，這幾年來，你道你又不幹，你道你這合作團總班
武裝呢！你又硬着他去當兵，大哥，「好男不當兵」啊！」

英「一賦然不是當兵，是來當兵，是去當兵，是去當兵！」

白 一別又過三年了，你莊家怎麼樣？

白 我……（不語）

白 幸好我沒冷死，給雨淋了死，快先喝一點酒暖一暖和。

白 不，我不喝。

白 怎麼，你戒酒了？

白 不，不，我……

白 老二，你脫好了，要是我辦得到的話，我一定願意再幫助你！

白 （感動）啊，我的親哥哥啊！我回到這鎮上已經兩天了，每到晚上便……

白 個人站在樹外，偷偷的望着你們。大哥，我實在是沒有這個臉再回來見

你們。三年前寶房子這家的債款彷彿就在我的眼前，三年前我說的話也

彷彿就在我的耳邊。可是我還真沒有混好。本來就想這混草草的把我這

生命結束，可是方才在涼亭上聽雨的時候，恰好又碰上了玉燕，我總不

巧，結果又救我回來了。我恨，我恨我自己！

白 （不屑的様子）怎麼？你還沒有混好？誰叫你不聽我的話。我看你們哥

兒倆就是混到老也混不好，這叫做混世無賴！小英，走！

白 別多問，跟我走，（匆忙取帽子）（英不動）哦！怎麼你不走？好，你

要高興回這拆對光蛋去罵，以後就不要再進我的家門！（取帽，酒下）

白 英，……（追下）

白 哥哥，這個地方我沒有臉住下去，我還是走，我還是走！

白 老二，你到橋上那兒去。

白 我頂……（哭）

白 老二，回來，不要灰心！一個人不備有過失，只怕知過而不改。俗語說

「失敗為成功之母」，老二，今後如果你能認錯目標去幹，「亡羊補牢」

就不算遲！

白 我深悔當初沒有聽從大哥的話，那時候我一心想做生意，想發財，要是

我早跟着大哥一起幹，我何至於狼狽到這個地步？

白 以往的事情也不必再提了。我對你怕，只怕無志！老二，今後你一定

要認清目標，認完一樁事去幹！

白 大哥，你說得對。我以後想一輩子跟着大哥，你幹什麼，我也幹什麼，

不過我實在沒臉再往這個鎮上！

白 老二，快別這麼想，「既往不咎，來者可追」！

白 大哥，我看你的境遇也不大好，把我留下，你不是會更苦麼？再說房子

又這樣小！

白 暫時躲一躲，我們以後再從長計議。

白 二哥，你還要出去？你何必再到外面去受那無情的風雨打呢？伯伯會

經說過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一遇打傘，是很容易往下坡路溜的。弟

弟，你能跟伯伯一定會好起來，你硬的頭意一輩子跟着伯伯麼？真的

以後不再出去做生意了麼？

白 玉燕，你放心，我已經做了十九年發財的夢，今天終於夢醒了！

白 好，那就好，

白 慧姑娘，你以後慢慢的長談吧，你還是先陪你爹爹去洗洗乾淨，再跟

爹爹，恐怕你爹爹已經假眠了。

白 好，爹爹我們去吧！

白 再把衣服換換。老二，從現在起你要從新做人了！

白 好。

白 （窗外人聲鼎沸，唱合作歌，叫白老師。老哥望窗外）

白 伯伯，什麼事？外面好像出了什麼事情？

白 你聽，還叫着你的名字呢！

白 想不手於再來一次打倒吧！

白 （上）老師，大喜，大喜。

白 我還有什麼喜事！

白 德路，什麼喜事快說啊！

白 老師，教育部請你做中央合作學校的校長！並匯來旅費，總老師即請臨

白 那麼我有一句話！

吳 什麼話？

白 我要你捐三千塊錢給合作訓練班！

吳 誰……誰……

白 (笑) 錢，錢是你的命是不是？錢大！你現在有錢，可是你要知道你生

下來的時候，你並沒有帶錢來，死了當然也不會帶去。人生在世，如

果單單只爲了錢，單單的爲了享受，那就變成一個酒囊飯袋，行屍走肉

了。惟有創造事業，才可以永生不滅，流傳千古，人生的意義也就在此

吳 (無言而語)

白 十幾年來我攻讀牙醫門，我是做醫。若一頓新的事業——新的合作事業

。我爲了將醫門，漸漸變窄，死而後已。我是要終身從事合作教

育工作，別人笑我也好，罵我也好，打倒我也好，但我的志願決不變。

我担心的不是錢，不是錢，而是我的事業！

(祖文與玉潔上)

吳 呵，老二來了，怎麼一會功夫變成了這個樣子。我看你們老哥兒倆都是

走的志氣。老二，大爺做了教育部的校長，你難道不知道？

白 玉潔已經告訴我了。大爺教育部的校長有多大？

吳 老二，他哥子們是教育部的部長，我現在正爲着這件事煩

呢，我真是去呢？還是不去？

白 大爺，你一定去，你一定去，我這得去收拾收拾東西，我叫小英跟你們

一塊兒去。(下)

白 不送，不送。

吳 這個人簡直是……

白 伯父，這種人能帶他去呢？

吳 老頭，他這三個生意人，拿了幾個吳錢，幾聲敬詞，騙子裏肚子裏都是

錢，一開口就說到錢，你帶他去恐怕會出岔子！

白 德路，玉潔，你們要知道，在合作班下面的人是不分貧富，不分智愚，

白

不分階級的。只要他們願意來，我們都是歡迎的。他是一個粗人，沒有

受過教育，可是心地並不壞，你們放心好了。我要趁這個機會使他感化

他。再說，我去不去還沒有一定。

吳 老師，你剛才不是已經答應去就教了麼？

白 大爺，幾年來你買時說說，爲了是願望。現在好容易有這樣機會，你怎

麼又說不去呢？

白 老二，你不知道，我走了以後，這兒的訓練班交給誰呢？我不能爲了我

自己而離開這二顆熱心向學的學生！

吳 老師，你去好了，訓練班的事情交給我辦，我想借重隨老師這幾年。我

已經有這個能力去担当。就是經費方面……

白 經費你倒不用愁，只要我拿到薪水，我可以捐出一年來。還有吳榮大我

也可以想辦法叫他捐一點。不過德路，你要知道，我是一個惡習一個玩

的人，你既然肯幫忙，就得盡心盡力！

吳 老師，我知道你的脾氣，我一定盡心！

白 哥哥，我呢？我還是跟你去好，還是不去好？

吳 這個由你自己決定，我當然是希望你們都能跟我去。

白 我也是這麼想，我總想跟着哥哥去觀世音，增加一些做人的道理，但是

我已經這麼大年紀了！

白 只要你肯志願，這不算遲，一個人應該是一做到老學到老！

吳 那麼我決定去。玉潔，你當然跟着伯伯去囉！

(玉潔點頭)

白 德，在臨走之前，我有一件事要和你說一說，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聽？

吳 伯父你說吧！

白 我想把你留在這兒！

吳 (笑) 爲什麼？剛才伯父不是說那要我們跟你一塊兒去麼？

白 是的，我知道你捨不得伯伯，伯伯也捨不得你。但是爲了德路，爲了你

們的前程，爲了合作事業，我不能不將你的青春跟着我在無窮的歲月中磨

過去。我希望你能夠同德路攜手來，幫忙德路，繼發我未來的事業！

(惡路相視無言，窗外雨過天晴)
白 好，那麼，德路，我就把玉蓮交給你，老二，你以為怎樣？

(建文點頭)

(小英在外叫，白老伯，白老伯！小英上)

白 小英你來幹麼？

英 白老伯，捐款爸爸已經答應了。他決定跟老伯去，我也決定跟老伯去

白 好，你們都跟我去吧，工作的月愈多，工作愈有力量！(略停，望窗外)

現在窗外的風雨已經過去了，原野裏蘊藏着無限的潛力，蘇中國的合作事業一定會成長起來的。

(窗外合作歌聲)

(回頭)玉蓮，

(視路)德路，

(踏踏踏手)

(合作歌聲漸微原野)

(師微笑，衆望窗外)

首次公演演員職員表

(以出野先後爲序)
劇中 白 白 白 男 白 劇
林 德 玉 武 小 吳 吳 吳 吳
人 路 瑟 奕 生 生 生 生
演 金 瑟 奕 生 生 生 生
員 瑟 奕 生 生 生 生
員 瑟 奕 生 生 生 生

導演 吳 德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編劇 吳 德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美術 吳 德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服裝 吳 德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化妝 吳 德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燈光 吳 德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舞台 吳 德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管理 吳 德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德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德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德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德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德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德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德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德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徵文

合作劇本

合作小說

優良合作社合實

本會爲加強合作文藝宣傳表彰合作經營發展開合作運動起見特設徵文其辦法如次：

- 一、種類：
 1. 合作劇本(劇務須深入淺出以三幕至五幕爲準)
 2. 合作小說(文字須淺顯通俗意義深刻合適)
 3. 優良合作社史實(內容須包括社務業務主要成效及得力人員)
- 二、簡裁：
 1. 劇本，話劇或歌劇均可。
 2. 小說，新式小說或章回小說均可。
- 三、參加徵發人員：曾經從事合作工作及對合作有興趣者均可參加。
- 四、字體：每篇以兩萬字爲標準。
- 五、限期：本年八月底截止收稿十月初評定發表。
- 六、稿酬：暫定四名。
 - 第一名獎金三千元。
 - 第二名獎金二千五百元。
 - 第三名獎金一千元。
 - 第四名獎金五百元。
- 七、中選各稿由本會出版發刊或在「合作界」發表，版權爲本會所有。
- 八、中選各稿仍可隨時刊登或留作參考之用其加寫遺稿者請預見其詳。
- 九、來稿請寄重慶臨門羊子園十三號中會合作部收存。

謝勉成先生
謝勉成先生
謝勉成先生

大哉合作

1. 5 65 0	3.	2. 12 0	3. 111 3 3.5 6	6. 585 6	6.1 2 - 1
大 哉 合 作	大 哉 合 作	大 哉 合 作	合 作 之 大 大 在 中	大 哉 合 作 之 大	大 在 調 和
5.5 51 6.5 6.1	3.3 36 5.5 32	1.1 4 58 7	5.4 5 - 0		
資 本 主 義 共 濟 主 義	均 欵 一 徧 不 合 情 理	惟 合 作 最 中 庸	最 調 和		
5.5 51 6.6 6.1	3.3 36 5.5 32	1.1 4 6.6 5	2.3 1 - 0		
干 涉 經 濟 放 任 經 濟	各 走 極 端 利 少 弊 多	惟 合 作 最 中 庸	最 調 和		
1.1 1 1 1.6	.5 5 6.6 6	65 3.5 3 2	4.3 2 5 0 5.5		
三 民 主 義 原 則	中 和 平 均 地 權	制 資 本 <	配 合 了 合 作 <		
5 6 7	1 8 1	3 3 3	2 - 1 - 1		
辦 更 調	和 大 哉	大 哉 合 作	合 作		

謝勉成先生著

中國合作經濟政策研究出版預告

本書係謝勉成先生五年來有關我國合作經濟政策之論文選錄，共二千餘言，內分：(一)合作理論與三民主義、(二)合作事業與經濟建設、(三)合作金融與金融建設、(四)合作行政與合作運動、(五)合作教育、(六)合作組織、(七)合作業務及(八)合作動員等篇，均用合作詞彙編本及經濟研究參考資料均極適當，現已付印。五月底出版，每部定價百圓，外埠另加郵費。武珩四訂購處：本會總務組或合作大會庶務組(重慶臨江路柑仔口)，出版後並將送由郵局分寄各省。

社會部合作事業管理局啟事

查我國現行合作立法，自新舊制實施後，已多不合實際需要，本部有鑒于此，爰經徵求各省市合作主管機關及專家意見，參酌修訂為合作立法修正草案一種，已呈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中，將來正式修正公佈後，合作立法施行細則，自應同時訂定，施行細則原訂之合作事業用語七種，各方過去建議修正者甚多，將來修正細則時，自應加以修正補充，茲為先期導引起見，特徵求各方意見，俾作將來修訂時之參考，如有意見，請即於本年七月以前，以書函寄交重慶臨公岩柑子巷本局第一科庶務科為荷。

55
264354

